

八二三砲戰60周年

戰場回顧

感念軍民犧牲奉獻 盼戰爭不再

熾烈砲擊
家常便飯

搶灘補給
奮勇爭先

彈雨中搬物資 虔敬心收拾忠骸

視死如歸 勇士的戰場

光陰荏苒，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前線金門發生震驚古今中外的熾烈砲戰，不知不覺已過了一甲子歲月，當時我任職六十九師少尉政戰幹事，回憶砲戰時的景象，無不讓我這個已屆耄耋之齡的老榮民感慨萬千。

八三三砲戰的黃昏，絢麗的夕陽灑在金門的大地上，把金門妝扮得更加豔麗，用畢晚餐，在自由活動時，我正拿著面盆與換洗衣服往海岸旁的水井沐浴，走到半路，忽然巍峨聳立的太武山巔傳出震聲隆隆，望去只見煙霧瀰漫，「可能是在炸石頭吧？」島上軍民人人翹首仰望著太武山，頃刻，各單位接到通知卻是對岸共軍砲擊我方，命令全體官兵全副武裝進入陣地備戰。

瞬間，又傳出雷聲萬鈞的砲吼，這是我砲兵開火還擊之聲。

金門土地貧瘠，缺乏生產，軍需民用物資都仰賴臺灣的運補支援，砲戰期間海軍官兵駕駛著運補艦，在金廈海峽冒著對岸的砲火射擊，在料羅灣海難冒著如雨的砲彈搶灘沙運補，官兵們在海水中扛著一包一包、一袋袋、一桶桶搶灘；陸戰隊勇士們駕駛「L」艇，更在砲彈落海的密集漫天水柱中，完全不顧危險、駛往運補艦旁海軍英勇的運補作業，海軍、陸戰隊及參與運補作業的兵士，是維繫金門戰力的重要支柱。

空軍運輸機在八三三砲戰也發揮了極大的功能，經常看到運補機是在共軍高射砲爆炸的煙圈圍繞中，驚險萬分的執行空投物資任務。

在共軍的濫炸亂射之下，金門的每一寸土地都覆蓋著砲灰彈屑，各級指揮所、機場、碼頭、陣地間的通信線路經常被炸斷，造成軍令不通，使各部隊無法協調配合以發揮戰力，當時軍中有相當多的充員通信兵，他們在老班長的帶領下四處接線、埋線，在砲擊煙硝中維護著命令暢達的重要線路，他們的英勇絕對應被列載史冊。

砲兵弟兄則是不斷地在震耳欲聾的砲聲中，重複對敵砲陣地準確射擊，將對岸也打得

得火光衝天、人仰馬翻，屢戰屢勝利戰果。

八三三砲戰是軍民同心、不屈不撓、無畏生死而打出的光榮勝利，讓自由民主的光輝繼續照耀臺灣，更確保了臺灣的富裕繁榮。我們現在仍能生活在臺灣寶島上，大家應感懷當時參戰軍民的貢獻，更要感念在砲戰中為國捐軀英雄們的奉獻。

每每回想八三三砲戰，我這個已退伍的老兵都不禁要立正站好，擡頭挺胸的面向金門舉手敬禮，不但要感謝前人的血汗付出，更向上蒼祈願兩岸和平，戰爭不再，切莫重演這一段骨肉相殘的歷史。

【作者速寫】汪煥曦，民國二十一年生，陸軍官校專修班第八期結訓。

▲新一代國軍繼承八二三精神，積極建軍備戰。

緊張的臉色慘白。補給排當時配發五件防彈背心，規定是由幹部穿著，但我看著這些小孩子，心中不捨也不忍，我率先脫下防彈背心交給這些「新戰士」，所有的長官也都接著當場脫下防彈背心給他們穿上，這些小孩子也在補給搶灘作業中，奮勇爭先完成任務。

砲戰期間，我們經理連就是每天晚上往來在各碼頭接收補給品，再搬補給駐守在小金門、大膽島、二膽島的一萬餘將士，充分的補給品維持了戰士的旺盛體力，補給是砲戰獲得輝煌勝利的重要憑藉。

為陣亡戰士收屍，則是最令人難過的任務！最慘的一次是羅厝與后頭之間的一座高射砲陣地，被共軍的高射砲以平射鋸木方式，硬是把堅固的陣地砲堡給「鋸」開了，陣地內六名戰士全數殉國，我奉命前往為殉國勇士處理後事，對我而言，這比冒著漫天砲火搶灘運補還

【作者速寫】鄒友文，民國十六年生，國防管理班結訓。

張孔文，91歲，現居金門縣。時任金門民防自衛隊隊員。

王成發，83歲，現居花蓮縣，太巴聖部落頭目。時任陸軍58師第1營第3連第1排步兵一兵。

蘇金科，82歲，現居彰化縣。時任第10師步兵營上兵。

全連齊心 邁向最後勝利

「八三三造成弟兄傷亡，但我們不因

此畏戰或怯戰，因為

我們深信連長一定能

帶領我們邁向勝利。」

就是這股全連同心、高昂士氣，讓蘇金科及連上弟兄在最短時間內，協助通信連搶修砲擊後癱瘓的金門全島有線通信系統，成為我軍最堅強的後盾。

蘇金科回憶，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全連剛用完餐後聽到一聲巨響，大家原以為是其他單位在實施砲彈射擊訓練，沒多久班長下令所有人即刻回寢室拿鋼盔，連長也下令所有幹部協助官兵疏散，並要求散兵坑若不夠用，可以利用砲擊後留

下來的坑洞掩蔽。

「我當時覺得這個命令很奇怪，問資深士官才知道，原來同一個位置被砲火射擊第二次的機率非常低。」蘇金科說，他也是這時才知道，砲彈飛散的碎片才是人員傷亡的主要因素，躲在坑洞裡相對安全，自此相當佩服連長的臨機應變。

蘇金科當時也常被派往料羅灣，接收海軍運補的軍需與生活物資，他說自己很幸運，因為有三次在搬運作業時，都剛好遇到砲彈擊中附近海面，「如果再偏移約二十公尺，我可能也陣亡了。」

（訪談／彰化縣榮服處）

八月二十三日傍晚用過餐後，對岸發動砲擊，王成發的部隊為保持戰力，初時在砲堡、壕溝與防空洞裡等待反擊。資深官兵交代新兵們練習聽音辨位，萬一彈著點在附近時，快速趴倒可減輕傷害，但因砲聲整天隆隆作響，聽力受干擾，「我只有跟隨著其他官兵進退掩蔽，心中只能祈求多福。」

但這段戰戰兢兢的日子，讓王成發從孩子成為勇敢的戰士，「就像我們阿美族有成年禮一樣，當兵是另一種成年禮，退伍令就是成年禮的證書。」

（訪談／花蓮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訓練，每天早出晚歸，日子過得很辛苦。」

八月二十三日當天，他正在田裡做事，聽到砲聲大作，警報四處響起，「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想起平日自衛隊訓練課程，仍然依命令即刻投入作戰管制，跟著部隊一起作息。」

張孔文說，這場戰爭無論勝敗，都苦了金門鄉親，很多當地老百姓犧牲了生命與財產，希望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憾事。（訪談／金門縣榮服處）

張孔文家族世代都住在烈嶼，當時因國軍戍守金門，與共軍對峙，烈嶼成為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島上不論男女，只要年滿十六歲都奉令編為民防自衛隊員。

張孔文回憶：「平常除了農事，還要參加自衛隊的戰技